

国 际 广 告 设 计 大 师 丛 书

冈特·兰堡 4

主编 林家阳 车其



G-RAMBOW

河北美术出版社



国际广告设计大师丛书

冈特·兰堡 4

主编 林家阳 车 其
河北美术出版社

(冀)新登字0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冈特·兰堡 4 / (德)兰堡绘；林家阳主编。
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3.1
(国际广告设计大师丛书)
ISBN 7-5310-2058-0
I. 冈... II. ①兰... ②林... III. 宣传画 - 作品集
- 德国 - 现代 IV.J23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1308 号

总体策划：张晨光

责任编辑：张 星 刘 畅

装帧设计：张 星 刘 畅

文字翻译：洪启智 胡伟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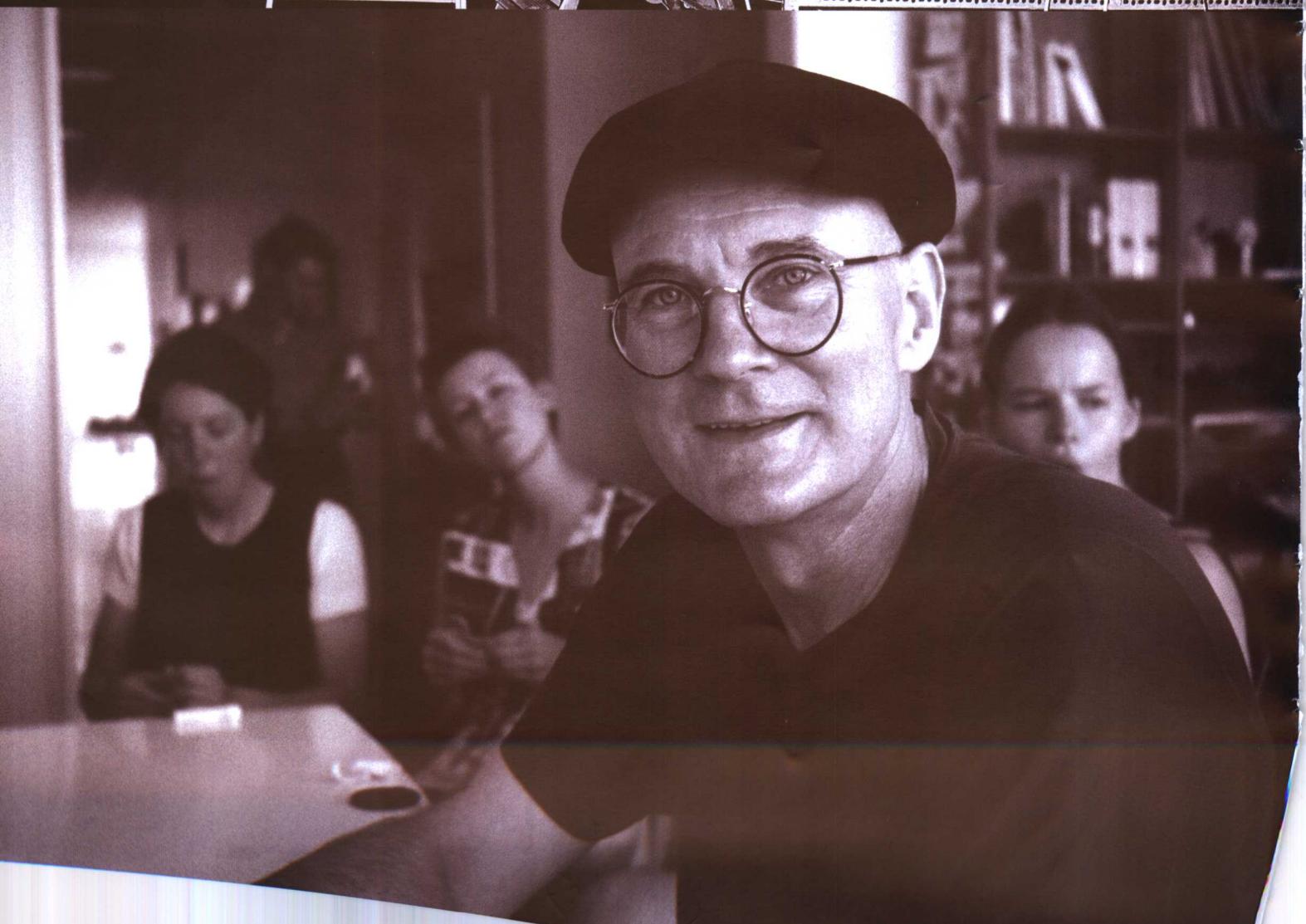
李 莹 葛夏萍 洪天富 赵 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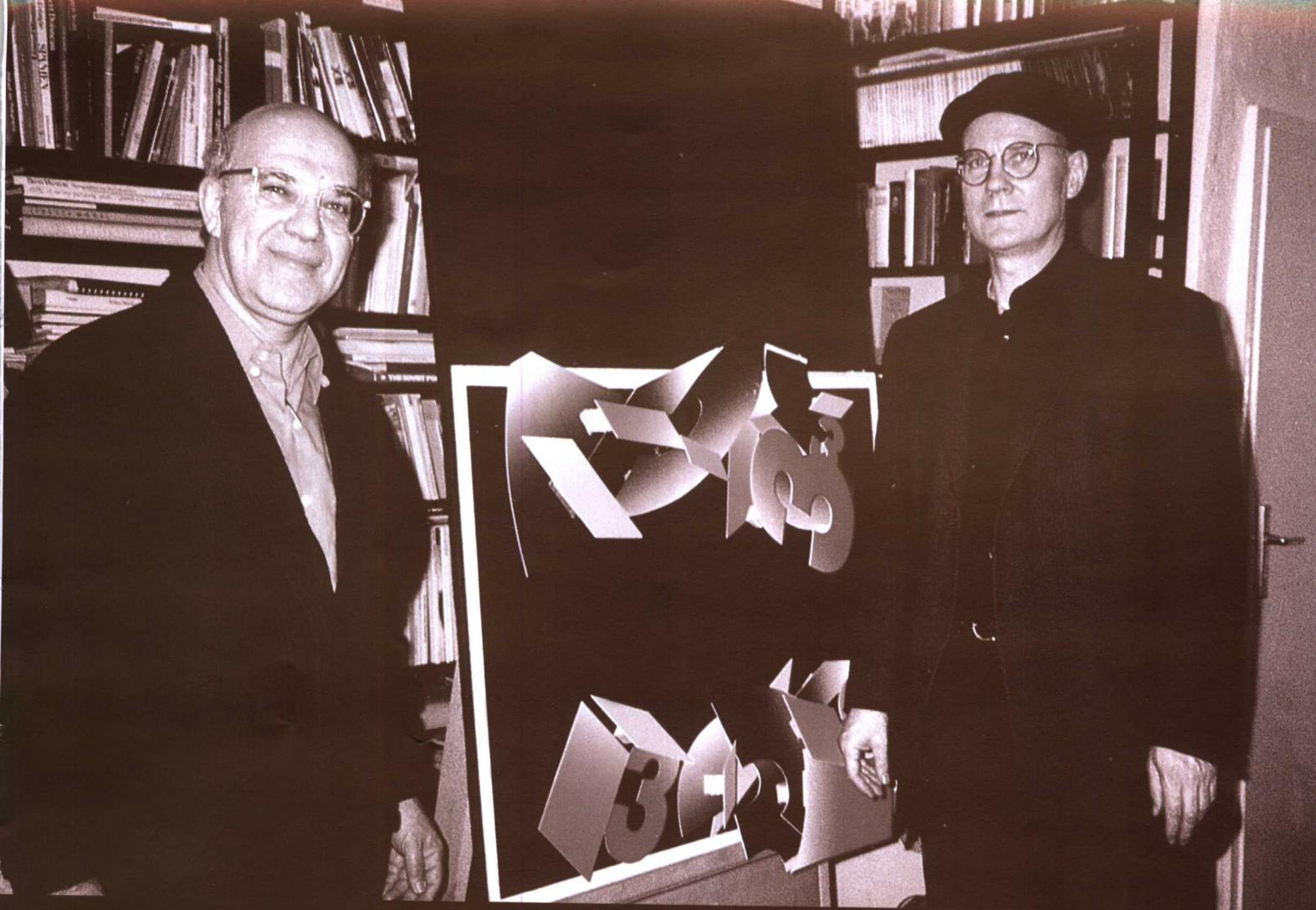
技术编辑：毛秋实

冈特·兰堡 4 主编 林家阳 车 其

出版发行 河北美术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邮政编码 050071
制 版 河北神兴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二厂
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16
印 张 3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0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3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7元









1988 年华沙国际招贴双年展全体评委



兰堡和他的拖拉机



1977 年兰堡和大艺术商汉斯约汉斯在一起



1988 年波兰华沙国际招贴双年展兰堡和奥德马特、田中一光



兰堡和奥斯卡电影奖获奖者(美)阿尔诺尔得·斯瓦尔茨曼先生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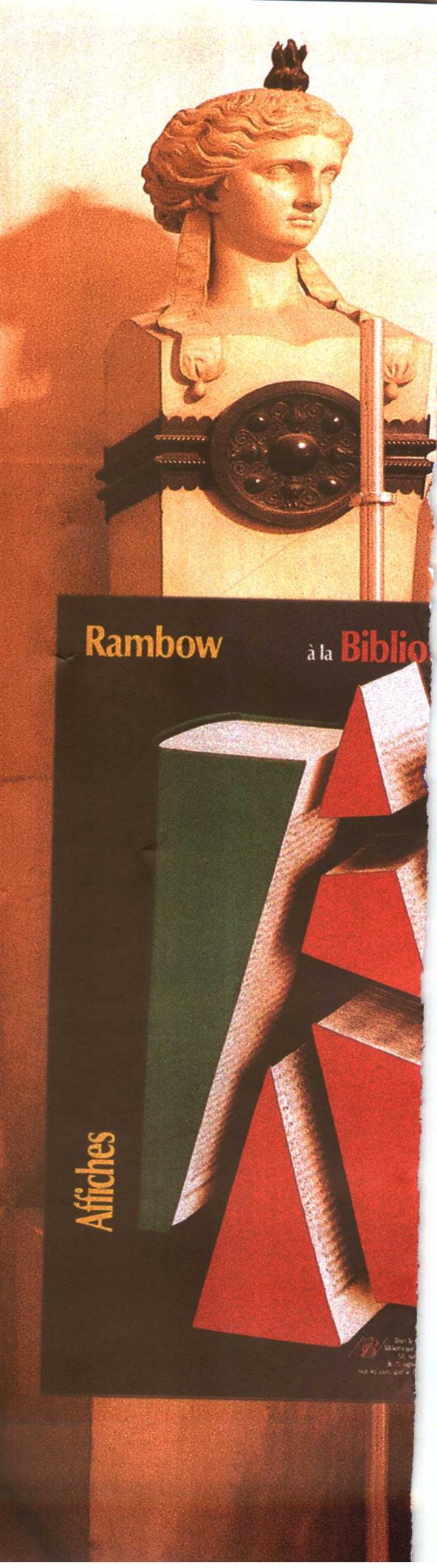
福田繁雄在一起



兰堡和他的学生







Rambow à la Biblio

Affiches

回 归

依沃耐·斯维麦·撒丁

“贴在木质表面或水泥柱上的招贴是一种媒介，在瞬息之间传达一个信息的精华。”

冈特·兰堡是一个成长与工作分别在两个世界的人。他于1938年出生于德国梅克伦堡的小镇诺伊斯特里茨，成长于战后的民主德国。1954年柏林墙建成的前几年，他迁往西德，在那儿，他从事过玻璃彩绘的工作，之后进入卡塞尔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学习。在卡塞尔，兰堡在母校任教近二十年，担任平面设计和视觉传达专业的教授。目前，他在卡尔斯鲁厄设计学院担任视觉传达专业的教授一职。

1960年，当22岁的兰堡还是一名学生时，他就和哥哈德·雷尼迈耶在卡塞尔创立了自己的设计工作室。1964年他们将工作室搬到了斯图加特，四年后又迁往法兰克福。1972年迈克尔·凡德桑加入了他们的行



列。之后在1986年，哥哈德·雷尼迈耶离开了这一工作室。

这群人中，兰堡一直是“最有创造力”的一位，他是设计的重要负责人。60~70年代他成为欧洲最杰出的招贴设计者中的一员。在他的作品中，他总是能抓住当时的社会政治问题，毫不掩饰他的左翼思想。他的戏剧招贴蕴含着对一些反映现实问题的戏剧的尖刻评论。兰堡的纪实风格摄影使他设计背后的抽象思想变得具体实在，这已经成为他作品的一个定义性的特征：让神话与幻想的形象面对当代社会的问题与矛盾。

(注：以下是依沃耐·斯维麦·撒丁对冈特·兰堡的一段采访)

依沃耐·斯维麦·撒丁(以下简称Y)：您几乎一直没什么改变，还是带着自己的老“商标”：圆圆的眼镜，黑色的鸭舌帽。这些都让人想起法兰克福学派和1968年的意识形态。最近您的思想是否更加“左化”？

冈特·兰堡(以下简称R)：我仍然还坚持着自己的立场，可能会有点偏左。我从我父亲身上继承了一种激情：一种正直感以及通过对话而产生的洞察力。

Y：布莱希特(Brecht)把戏院看作是政治学院，与此类似，您是否认为设计也是一所政治学院？

R：绝对如此，我认为我一生中所做的每件事都是对我周围的环境作出的反应，其中既包括一些社会政治事件也包括一些我置身其中的琐碎小事。个体间的相互交流只有当其具有社会意义时才有可能发生。否则，只会产生华而不实的后果。

Y：您的一幅招贴上写着：“断切点就是观点”。如今有许多分界面但几乎没什么观点，您是德国为数不多的一位杰出的用招贴设计来表达社会政治见解的设计家。

R：社会环境总是存在的，现实生活中没有诸如政治戏院，政治学院之类的东西。

Y：那么带政治色彩的设计呢？

R：是的，那倒是存在的。

Y：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一种表述，都是政治化的。

R：设计本身并不带政治色彩，而是表达了一种政治形势。就拿柏林的新标志来说吧，布兰登堡门被黑白两色从中分成两半，旁边是放在一个新的洗礼盆里的柏林二字。柏林的参议院和一位我们都熟知的平面设计都在效仿时，有一点我很困惑，在200名学生中我收了约15名到我的班里，当我叫他们说出某位设计人士时，他们都提到了卡尔森却已经把布

劳迪忘得一干二净了。对于这一点我感到很吃惊，你刚才问我这么长时间以来我是如何做到不赶潮流的。我真的不知该如何回答。从某种程度来说，可能与我的出生有关。我成长于梅克伦堡，那儿地里生长的产品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曾在古斯特洛(Güstrow)的一家新教堂所办的寄宿学校上过学，古斯特洛这个城镇充满着文艺复兴时期的巴洛克式的古典的建筑，那里的每一样东西都相互交织并且非常和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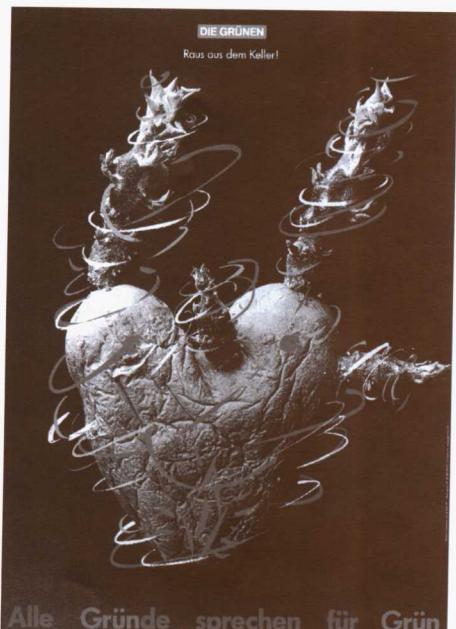
那段时期我满怀激情地观察这个世界，积累了大量的视觉材料。这些材料我可以不断地从记忆中获取，一直到现在我还在继续这种视觉训练，我走在街上只看橱窗，其他汽车什么的一概不看。然后我就会看到橱窗里发生的一切：那里有什么样的花，什么样的窗帘等等，窗户是用合成材料制成的？整修时有没有被毁？这个橱窗真的有很长的历史吗？单从橱窗的装饰上，我可以了解到一条街，一个城市相当多的事情。有时我拍下好几百个橱窗的照片，但我一张也没有印刷，只有底片。我不用知道这些橱窗的底片在哪里，因为它们都已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我把这种视觉训练的方法推荐给学生，我对他们说“如果是个集市日，你就盯着妇女穿的鞋子看。”

Y：您一开始从事过玻璃彩绘的工作，这段经历是否对您的招贴设计产生影响？

R：喷漆玻璃以及设计彩色玻璃橱窗包含一个变形的过程，这种训练无疑为我后来的工作做了很好的铺垫。

Y：您是何时发现超现实主义的？

R：是我在法兰克福的时候，当时我身体不适，对每日所做的工作感到很疲倦。当时我正在设计德国农业广告，并为此拍摄了许多象征物。有一次



Alle Gründe sprechen für Grün

为了拍摄需要，我用刀把一棵花椰菜切成四边形，并据此为雷纳·布鲁克(René Block)的画廊设计了一份招贴。这似乎很荒谬，因为他的工作与蔬菜没有任何联系。但他在画廊里展出了佛鲁克斯(Fluxus)的作品，并发现了诸如布依斯(Buijs)、波尔克(Polke)和理查德(Richter)等人才。这样便和我的设计不谋而合。我在工作中一直保留着这一原则：工作之余，我就对我工作期间所做的东西进行改造，对此加以嘲讽、取笑。我的成长是受抽象派的影响，全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超现实主义。

Y：如果将设计与艺术结合起来，您就超脱了平面设计的功利性……

R：是的，但重要的是我自身的环境。

Y：您是指“海报是向世界展示的窗口”？

R：是的，尽管海报的形式几近单一，有些海报却能包含整个宇宙。

Y：有一段时间，法兰克福集中了德国最具政治色彩的剧院。您是如何结识大导演彼得·珀里茨施(Peter Paliatsch)？

R：我在卡塞尔有一个朋友霍斯特·劳博(Horst Laube)，他后来成为彼得·珀里茨施手下的一位主要的剧作家。有一次他问我是否愿意为他们设计几个季节的海报，我答应了。于是我便了解到一幕幕描绘法兰克福日常生活的场景，这个城市变成了一座舞台，在它的映衬下，呈现出一个人工的、舞台化了的戏剧天地。海报也是一个小舞台。我总是去看最后一场着装彩排，而我的招贴也必须在一星期后的最后一次着装彩排前设计并印刷出来，每一幅招贴都是在紧迫的时间压力下完成的，从中你可以感受到那种紧张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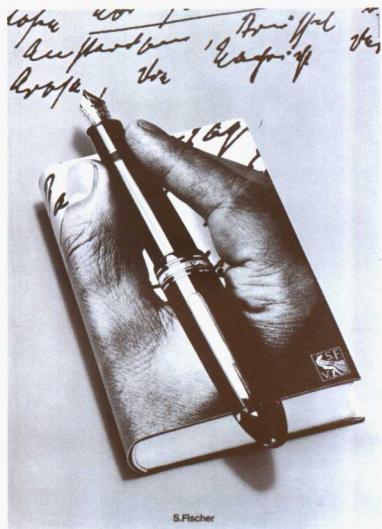
Y：这么说，您并不是只单纯地用图片来诠释导演的思想或剧本的内容？

R：我注重的是导演背后意图，并从中拿出自己的设计作品。这些招贴作为一个个暗喻能完全抓住主题和导演的意图，而不是简单地用图片来重复主题。

Y：您生活在城市里，您的作品也多是反映都市题材。而您却喜欢在作品里用一些乡村的物品，如土豆、胡萝卜、菜、花椰菜、苍蝇、蚯蚓等等，这是为什么？

R：在寄宿学校时，每个星期我都得削两篮土豆，冬天我们要把地窖里烂掉的土豆拣出来。当我是少先队员时，我还常在地里捡土豆甲虫。土豆伴我度过了青少年时期，从此便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Y：您借助于日常事物使读者对一些复杂的事件有了感性的认识，从而使读者的理解不只停留在一个层面上。比如“和平的第一天”这幅招贴，其特点就是一副断裂的眼镜。



的广泛意义是什么?在“Antigone”这幅招贴里,尽管我们看到的只是一把燃烧着的普通的厨房用椅,我们却立刻联想到国王的宝座,统治者如果违背了大众的权利就如同是自取灭亡。

Y: 在仅有的几位杰出的社会评论设计者中,您与乌韦·勒斯(Uwe Loesch)都榜上有名。您如何看待你们两人的不同之处。

R: 不同之处仅在于我的静脉里流的血较浓。而从实质上讲乌韦·勒斯的血较稀薄而且流的比较快。正因为如此,他的招贴不是那么严酷,正如他穿一只白鞋,一只黑鞋,故意表现的像一个小丑,他总是用一种轻松的语言传递信息。一个小丑总是力图使一顿油腻的饭食更易消化。在这方面,他绝对是大师。Grapus以其法国风格的招贴也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但比起乌韦·勒斯来,Grapus的方式更轻松,但也更有深度。然而Grapus群体已不复存在了。他们为平面设计注入了生气。

Y: 您如何看待文字与形象之间的关系?是否二者缺了任何一方都无法存在?

R: 是的,比如,在这张招贴上如果没有“国际大赦”这几个字,读者可能会把它理解为是一声求助。而因为我在招贴中使用的是红色,它就代表的是政治上的求助。如果是黄色,它就意味着一桩事故的危险,如果是蓝色,它可能是一位快要淹死的人发出的求助声。我利用的颜色都有各自的象征内容。

Y: 您在德国卡尔斯鲁厄的设计学院这所最富创意的艺术院校任教。该校

R: 在卡塞尔我举办过一次题为“事物的形而上学”的研讨会。比如说,在其中的一次研讨会上,每个与会者都得带一把椅子来。我们于是讨论了关于座位和椅子的神话与象征主义。我们无法描述上帝的宝座,但我们都可以说皇帝的宝座。到此,我们的中心话题便有了结果:在作品中被提取的不是设计本身而是椅子的定义,我们还考虑了有哪些东西属于这个形而上学的世界:纯功能之上的

尝试将各学科联系起来:哲学、艺术、设计、电影、戏剧,以及最重要的传媒艺术。在这里,数码媒介和技术的应用受到挑剔的质询,人们寻求人性化的解决方案。这么做有效果吗?

R: 这一点听上去很冒险、彻底而复杂,但值得一试,理论上它更行得通。学生的好奇心总是很强,他们想一下子就涉足电影、绘画、摄像以及电子传媒等各个领域。而如今企业与公共机构的要求已经相互重复并且综合在一起,因此我们只是在做市场上已经实践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并且要求我们这些设计院校所做的事。由于我们这儿有一大群传媒艺术、哲学和艺术史的权威,他们自发地采取挑剔的姿态,这样便出现了不断的自我询问:因特网到底好不好,它是否也有害身心?传媒理论家和学生都会自问这些尖锐的问题。这一风气越刮越厉害,因此学院想给自己冠以“人权学院”的美称。这反映出包括学院成立时的院长Heinrich Klötz在内的老师和学生队伍的政治觉悟。

Y: 在70年代中期,您为费舍尔出版社设计一系列书本的文化招贴。书本象征着知识之门或知识之窗。现在书本已被计算机所取代。对于运用数码技术从事艺术工作的院校,您有何想法?您本人有没有经历过某种转变?

R: 非常奇怪,即使到今天我还是不会使用计算机。我的合伙人凡德桑在我们的工作室安置了上好的设备,他可以扫描、打印并用数字改变我的图画和剪接好的图片,同时也可以在因特网之类的信息库上作画,这样为我们的研究减少了许多劳动,整个知识和信息更换在质和量上都增长了百倍。我可以在因特网上购物,我不认为这些实际的东西是对其他行业的背叛。在我们平面设计教学计划里,一半的课程需手工完成:摄影、画画、印刷设计、色彩搭配等等,所有课程都必须以关于视觉传达、建筑学、艺术史等的理论为基础,以便学生能明确理论所处的地位。我们的一些计算机被缚在高高的天花板上,这样计算机就消失在视线之外。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传媒艺术学校的学生当然想坐在计算机前,这是无法避免的,但我也设法让他们拿起摄像机或照相机或去经历一下冈特福格的图画所提供的必要的平衡,然后他们就得判断两种工具的不同的质量,这样他们便不会把计算机当作唯一的媒介物了,学生们很快就明白完全依赖计算机只会设计出使人扫兴的佛里吉达勒(Frigidaire式)的作品。然而后来有一代平面设计者强调指出他们把计算机当作唯一的工具。这些人中包括柏林的设计群体,他们认为没有什么东西比计算机更健全,它有其独有的感染力,有着自己的语言。我告诉我的学生

不能让计算机统治他们,那只是一个塑料装置,只不过由于它众多的微软程序,许多人都相信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媒介。如果我只是生活在一个数码世界,我就是一个脱俗的陌生人——因为我变成了一个幽灵。

Y: 计算机能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吗?

R: 是的,因为只要按一个键,他们就可以很快地得到结果。首先要抵制这一物质的诱惑会很难受。再者,计算机里有游戏,而游戏又是激发创造力的最重要的因素,即便是我的那些看起来严肃得让人害怕的海报,也是一种游戏的结果,因为在这些海报后面躲着一个少年兰堡,他还在有形式、颜色和意义堆砌着砂雕。计算机在今天是个时髦的工具,如同现在每个人都谈论技术或穿着某种流行款式。因此便产生了归属感与同一性。没有一个年轻人能抵制使用计算机,而如果一位老师对它加以反对,他便成了众矢之的。

Y: 对于您所强调的有意义的内容,学生们有何反应?

R: 那也是一代人与一代人的问题。稍微年长一点的学生能很好地理解这一点,而年轻的一代,在设计与印刷方面做起来却较为激进、追潮流,他们把半商业化的趋势带到设计中来,却失去了对设计应有的忠诚。我要对此加以反驳,直到我倒下为止。

Y: 您对招贴的未来怎么看?

R: 数码招贴将会越来越重要,但未来的事很难说。数码招贴的定位很昂贵且很容易出毛病,而贴在木质表面或水泥柱上的招贴相对来说较为简便并且读者众多。当然,更多的人看电视中插播的广告,然而从没有一个时期比当前有更多的招贴在传播。在中部欧洲,在大城市和乡村的各个角落都可以感觉得到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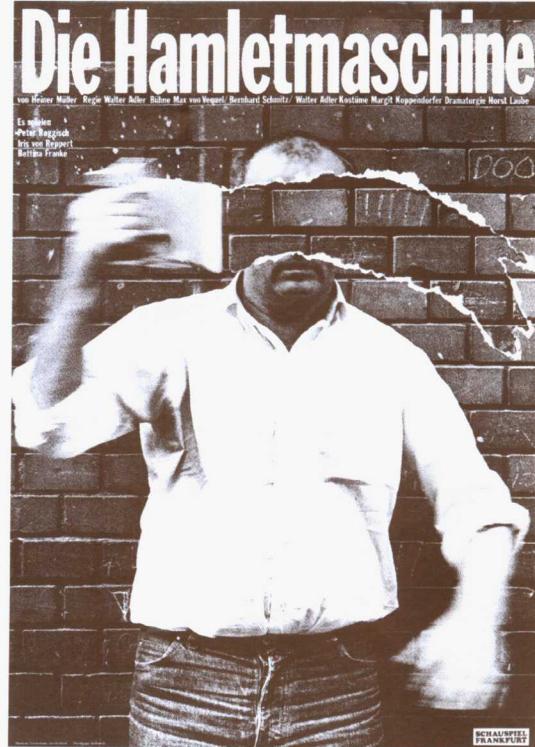
Y: 那么招贴设计的质量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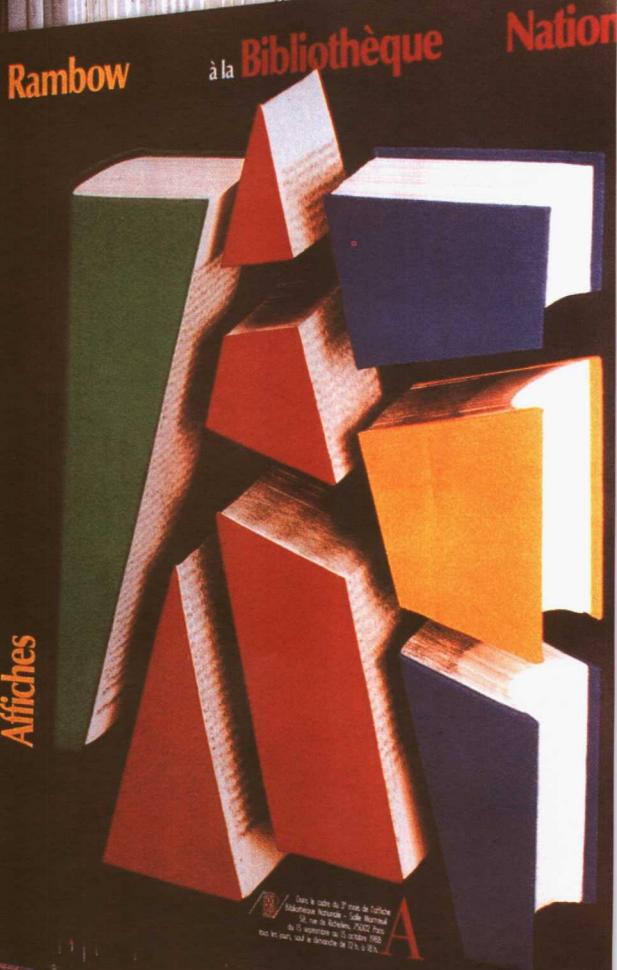
R: 几乎所有的招贴水平都很低,无论文化招贴、商业招贴、竞选招贴甚至音乐会的招贴。我想究其原因是由于这一行里几乎没有具备设计与艺术意识的决断人,他们往往去征求他们的根本没接受过艺术教育的妻子或孩子的意见。而广告公司只是关心销售策略和市场,设计在其中起不了主导作用。尽管德国的许多广告公司都作了变更,然而招贴设计仍在走向一个巨大的视觉“无人区”。

Y: 您最近的招贴的标题是“回归根源,回归梅克伦堡”。

R: 我在古斯特洛的大教堂广场的右边买了一处老房子,我正创建一个设计馆并为获得奖学金的学生建造公寓,我的住所在楼下。1954年,在柏林墙建成之前我来到了西德,那年我所就读过的寄宿学校的校长离开了东

德,并把我一起带到了西德,那时你只要填写一张参观申请就可以越过这堵墙,许多人从此一去不返。1991年我回到古斯特洛,这次行程对我影响很大。很奇怪,一切都比记忆中大得多了。我意识到当我设计一幅戏剧海报,如《哈姆莱特机器》时,我所用的砖就是古斯特洛的砖,还有房屋色彩的渐变,天空、云彩等这些都可以在我的招贴中找到与之相同的事物。现在许多设计者去了法国或意大利,而我则回到我北方的家。





Affiches

Rainbow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

Dans le cadre du 2^e mois de l'affiche
Médiathèque nationale - Salle Marivaux
52, rue de la Marne - 75002 Paris
du 15 novembre au 15 décembre 1988
Tous les jours, sauf le dimanche de 10 à 18 h.



Ausstellung Domberger 83

Kunsthalle

Tübingen

Fachausstellung
4.-6. Oktober 1983
Täglich 10 bis 12 Uhr
und 15 bis 18 Uhr
Dienstags im Freitag
bis 20 Uhr

Domberger 83

Dominique Schmidkötter
von Sennberg & Olchert
ab 19 Uhr in der
Kunsthalle

Max Ackermann
Johann Ackerle
Ari Albers
Rainer Albers
Walter Albers
Ottmar Albers
Günther Albers

Paul Linsen
Lorenz Linsen
Konrad Linsen

Eduard Andraus
Wolfgang Angerer d.J.
Hans Arendt
Richard Arendt
Viel Bach
André Bahr
Graeme Base
Wolfgang Beck
Heribert Beissel
Gerd-Bernd Beck
Wolfgang Beckmann
Peter Bernig
Lutz Bernig
Roger Beuys
Eduard Beyer
Max Bill
Günter Blümke
Olga Blumenthal
Günther Blumenschein
Rainer Bösch
Rainer Böschkhardt
Peter Böschkhardt
Caldwell
Eugene Callahan
Christo
Hans Christiane Oerstecher
Oskar Schlemmer
Chryseas
Pierre Clichy
Edmund Closs
Crony
Mihály Csontváry
Demetres
Balázs Csányi
András Csányi
Dániel-Nagy
László Csányi-Durányi
Francesco Cuccia
Sergio Cuoghi
Dietrich Eggerich
Richard Eder
Friedrich Eder
John Egan
Peter Engels
Adolf Fischlmeister
Flora
Helmut Frank
Harald Friedl
Wolfram Gaud
Georg Gassmann
Erich Gassmann
René Gassmann
René Gassmann
Franz Gassmann
Zdenek Gassmann
Edward Gassmann
Hans Gassmann
Hans Gassmann
Hans Gassmann
Heribert Högl
Eduard Högl
Sieg Högl
Heinrich Högl
Hans Högl
Ernst Höglmüller

Hans Högl

Heinz Högl

Wolfgang Högl</p

**Brot Den
für die Frieden
Welt entwickeln**



号召和平招贴，1970